

二十四史輯要

冊十

一元五角

清代婦女文學史

精裝
一冊

梁乙眞編

本書承接謝編中國婦女文學史後，專述清代婦女文學。材料搜羅極富，舉凡漢、滿、閩、閩名媛、娼門、女冠、以及離女、丐婦，都三百餘人；其文學有價值者，無不收輯。敘述極有系統，明清絕續之際，文學蟬蛻，述之爲第一編。嗣王漁洋、袁隨園、方芷齋、阮芸臺等，先後出而鼓吹倡導，蔚爲婦女文學極盛時代，述之爲第二編。陳頤道出，鼓吹倡導之力，不減袁阮，婦女文學，亦頗可觀，述之爲第三編。自後以至清末，述之爲第四編。此外婦女文學家之有時而無史者，或其生平年代不甚顯著者，則雜述爲第五編。末附清代婦女著作家表及人名索隱表，以便讀者參攷檢査。

中國婦女文學史

謝无量 一冊 一元四角

中國六大文豪

謝无量 一冊 一元八角

中國大文學史

謝无量 一冊 三元

法國文學史

李璜 一冊 一元二角

德國文學史大綱

張傳普 一冊 四角半

世界文學家列傳

孫慎工 一冊 精裝 一元五角
並裝 一元二角

中華書局發行

二十四史輯要

卷之二十二 後漢

黨錮列傳 後漢書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缺而猶假仁以効己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褫氣片言違正則斯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既衰狙詐萌起彊者以決勝爲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縮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仗劍武夫救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讐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僞終於篡國忠義之流

恥見纓紉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姦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卽帝位擢福爲尙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促收捕旣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

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許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
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尙書霍詡城門校尉竇武並表
爲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
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
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言一
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
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
岑暉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尙張邈
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
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
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爲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

祇宣靖公緒恭爲八顧朱楷田槃疎耽薛敦宋布唐龍羸咨宣褒爲八及刻石立墀
共爲部黨而儉爲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
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
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歿
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爲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
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
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卽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
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光和二年上
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旣
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
巾賊起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
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
崩離紀綱文章蕩然矣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

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陳蕃竇武王暢劉表度尙郭林宗別有傳荀昱附祖淑傳張邈附呂布傳胡毋班附袁紹傳王考字文祖東平壽張人冀州刺史秦周字平王陳留平丘人北海相蕃嚮字嘉景魯國人郎中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少府卿位行並不顯翟超山陽太守事在陳蕃傳字及郡縣未詳朱寓沛人與杜密等俱死獄中唯趙典名見而已

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也祖父稱司隸校尉淑少學明五經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州郡禮請五府連辟並不就永興二年司徒种嵩舉淑賢良方正辭以疾桓帝聞淑高名切責州郡使輿病詣京師淑不得已而赴洛陽對策爲天下第一拜議郎又陳時政得失災異之占事皆效驗再遷尙書納忠建議多所補益又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上疏以爲宜罷宦官辭甚切直帝雖不能用亦不罪焉以淑宗室之賢特加敬異每有疑事常密諮問之靈帝卽位宦官譖淑與竇武等通謀下獄自殺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祖父脩安帝時爲太尉父益趙國相膺性簡亢無所交

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初舉孝廉爲司徒胡廣所辟舉高第再遷青州刺史
守令畏威明多望風棄官復徵再遷漁陽太守尋轉蜀郡太守以母老乞不之官轉
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虜甚憚懼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
授常千人南陽樊陵求爲門徒膺謝不受陵後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爲節志者所
羞荀爽嘗就謁膺因爲其御旣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永壽二年
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爲度遼將軍先是羌虜及疏勒龜茲數出攻鈔張
掖酒泉雲中諸郡百姓屢被其害自膺到邊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
自是之後聲振遠域延熹二年徵再遷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臧罪
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乃載之以歸膺表欲按其罪元羣行賂宦豎膺反坐輸作左
校初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共同心志糾罰姦倖緄祐時亦得罪輸作司隸
校尉應奉上疏理膺等曰昔秦人觀寶於楚昭奚恤莅以羣賢梁惠王璋其照乘之
珠齊威王答以四臣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膺竊見左校弛刑徒前廷尉馮緄大司農
劉祐河南尹李膺等執法不撓誅舉邪臣肆之以法衆庶稱宜昔季孫行父親逆君

命逐出莒僕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今膺等投身彊禦畢力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臣同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爲之歎息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宣帝徵張敞於亡命緹前討蠻荆均吉甫之功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蠢動王旅未振易稱雷兩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乞原膺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再遷復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匿兄讓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卽殺之讓訴冤於帝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禮云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是時朝廷日亂綱紀積弛膺獨持風裁以

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及遭黨事當考實膺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郤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多懼請帝以天時宜赦於是大赦天下膺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於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爲書貽曰久廢過庭不聞善誘陟帖瞻望惟日爲歲知以直道不容於時悅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路夷當卽聘問無狀嬰疾闕於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人鬼同謀以爲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不謂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蜺揚輝棄和取同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雖匱人望內合私願想甚欣然不爲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沈與時抑揚頃之帝崩陳蕃爲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連謀誅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爲長樂少府及陳竇之敗膺等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鉤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

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爲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膺子瓚位至東平相初曹操微時瓚異其才將沒謂子宣等曰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爾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於亂世

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也爲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爲司徒胡廣所辟稍遷代郡太守徵三遷太山太守北海相其宦官子弟爲令長有姦惡者輒捕案之行春到高密縣見鄭玄爲鄉佐知其異器卽召署郡職遂遣就學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後桓帝徵拜尙書令遷河南尹轉太僕黨事旣起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

人亦稱李杜焉後太傅陳蕃輔政復爲太僕明年坐黨事被徵自殺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安國後別屬博陵祐初察孝廉補尙書侍郎閑練故事文札強辨每有奏議應對無滯爲僚類所歸除任城令兗州舉爲尤異遷揚州刺史是時會稽太守梁昱大將軍冀之從弟也祐舉奏其罪昱坐徵復遷祐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黜其權強平理冤結政爲三河表再遷延熹四年拜尙書令又出爲河南尹轉司隸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入京師者每至界首輒改易輿服隱匿財寶威行朝廷拜宗正三轉大司農時中常侍蘇康管霸用事於內遂固天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桓帝大怒論祐輸左校後得赦出復歷三卿輒以疾辭乞骸骨歸田里詔拜中散大夫遂杜門絕迹每三公缺朝廷皆屬意於祐以譖毀不用延篤貽之書曰昔太伯三讓人無德而稱焉延陵高揖華夏仰風吾子懷蘧氏之可卷體寧子之如愚微妙玄通冲而不盈蔑三光之明未暇以天下爲事何其劬與靈帝初陳蕃輔政以祐爲河南尹及蕃敗祐黜歸卒于家明年大誅黨人幸不及禍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少爲縣吏兄爲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刃報讐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郤仲信學春秋圖緯又詣太學受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之初辟司徒府再遷彭城令時中官子弟爲相國多行非法朗與更相章奏幸臣忿疾欲中之會九真賊起乃共薦朗爲九真都尉到官獎厲吏兵討破羣賊斬首二千級桓帝美其功徵拜議郎頃之遷尙書屢陳便宜有所補益出爲河內太守政稱三河表尙書令陳蕃薦朗公忠亮直宜在機密復徵爲尙書會被黨議免歸家朗性矜嚴閉門整法度家人不見憧容後竇武等誅朗以黨被急徵行至牛渚自殺著書數篇號魏子云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爲書生言行質直同縣高氏蔡氏並皆富殖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門不與交通由是爲豪姓所仇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馥雖不交時宜然以聲名爲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爲黨魁及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收考辭所連引布徧天下馥乃頓足而歎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剪須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匿姓名爲冶家傭親突

煙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後馥弟靜乘車馬載縑帛追之於湟陽市中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靜追隨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靜曰吾以守道疾惡故爲權宦所陷且念營苟全以庇性命弟奈何載物相求是以禍見追也明旦別去黨禁未解而卒

宗慈字孝初南陽安衆人也舉孝廉九辟公府有道徵不就後爲脩武令時太守出自權豪多取貨賂慈遂棄官去徵拜議郎未到道疾卒南陽羣士皆重其義行

巴肅字恭祖勃海高城人也初察孝廉歷愼令貝丘長皆以郡守非其人辭病去辟公府稍遷拜議郎與竇武陳蕃等謀誅閹官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中常侍曹節後聞其謀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閣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爲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刺史賈琮刊石立銘以記之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厲清節爲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爲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

守令自知臧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也蕃乃謝焉復爲太尉黃瓊所辟後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尙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爲民害豈以汙簡札哉間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吏不能詰滂覩時方艱知意不行因投劾去太守宗資先聞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悌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抽拔幽陋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爲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爲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以爲范黨後牢修誣言鈎黨滂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

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君爲人臣不推忠國而共造部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廷虛構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爲皆以情對不得隱飾滂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爲唇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其意如何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滂後事釋南歸始發京師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同囚鄉人殷陶黃穆亦免俱歸並衛侍於傍應對賓客滂顧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滂等繫獄尙書霍諝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候諝而不爲謝或有讓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老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

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

尹勳字伯元河南鞏人也家世衣冠伯父睦爲司徒兄頌爲太尉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勳獨持清操不以地執尙人州郡連辟察孝廉三遷邯鄲令政有異迹後舉高第五遷尙書令及桓帝誅大將軍梁冀勳參建大謀封都鄉侯遷汝南太守上書解釋范滂袁忠等黨議禁錮尋徵拜將作大匠轉大司農坐寶武等事下獄自殺

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也少明經講授以禮讓化鄉里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中常侍具瑗託其弟恭舉茂才衍不受乃收贐書者案之又劾奏河間相曹鼎臧罪千萬鼎者中常侍騰之弟也騰使大將